

新
昌
縣
志

地
233.79
41

5
E0240.127
41
15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晉

元帝卽位會稽剡縣人於井中得一棧鐘古文有云會稽嶽命果

如郭璞占

晉書郭璞傳刻錄作徽命文瀾閣鈔本作嶽命府志金石則稱會稽徽命攷詳金石志卷臺評本

鐘井在新昌

縣東三十里

古今圖書職方典

元帝爲晉王

晉書郭璞傳與剡錄誤稱瑯琊王府志從之

使璞筮遇

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

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者也太興初果

於井中得一鐘璞曰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必以方豈

不偉哉

郭傳本文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六朝

齊武帝永明間山賊唐寓之作亂賴剡令張稷保全縣境

剡錄稷字

公喬吳郡人少有孝行由外兵參軍爲剡令會賊唐瑤作亂率

厲縣人保全縣境

梁書張稷本傳

案山賊卽山越

詳三國志賀齊傳及唐書栗鐔事亦越勾踐之後自秦置會稽郡仍自立君長漢擊閩越仍散於山谷間至吳孫氏

始平胡氏通鑑注謂在奉化西南卽此

瑤卽寓之所云保全縣境當兼新地而言

唐

高祖武德四年平李子通

剡錄

以剡縣立嵎州及剡城縣八年廢嵎

州及剡城以剡縣屬越州

唐書地理志

案平李子通與析置剡城同在一年當時浙中州縣並無更



改獨此改置必有原因高似孫於李事下註有鄭言平剡錄一卷是必於此中二事較詳明天一閣范氏蒐羅較廣已無其書餘則概云未見鄭與高同為鄞人在宋時或猶見其完本唐書藝文志註所紀裘甫事或亦如後人著錄取其最詳一節而言安知其首尾本末不序及李事并建州原因惜今均未見以事勢論之其所析置之剡城必兼及今新境矣

代宗寶應元年八月台州袁晁反

案本紀作暹列傳及新書均作晁

往來剡邑

原災異志

陷浙東州縣廣德元年三月丁未袁倬破袁晁之衆於浙東

舊書

本紀新紀則言廣德元年三月丁未李光弼及袁晁戰敗之與此少異

四月光弼遣將擒晁浙東平

綱目

晁本鞭背吏擒賊有功負聚其衆以反

新韓說傳

建元寶勝以建丑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二

為正月

新李光弼傳

積衆二十萬盡有浙江之地御史中丞袁倬再

討奏王栖曜與李長為偏將連日十餘戰生擒晁收復都縣十

六授浙西都郡兵馬使

舊王栖曜傳

同時李光弼部將張伯儀功第

一擢睦州刺史

新張伯儀傳

左衛率李自良從討晁積闕至試殿中

監

新李自良傳

左武衛中郎將柏良器亦以部民隸浙西豫平晁其

後潘獍虎胡參分據小傷蒸里又擊破之

新柏良器傳

擒偽公卿數

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致闕下袁倬曰此惡百姓何足煩

人乃答譬逐之

國史補

案此役實分二路一自西入由光弼主之故通鑑卽於元年言光弼遣兵破晁於衢州大小必非一戰張李柏諸將是也

一必由東入袁修與王栖霞所謂連日十餘戰是也晁自台東出分前後軍師亦自東入台當日必會師於剡中此地為要害劉長卿和袁印中詩明言破賊後軍過剡中山兼上太尉原注即光弼詩云剡路除荆棘王師罷鼓鼙農歸滄海畔圍解赤城西蘭渚催新幄桃源識故蹊已聞開閣待誰許臥東溪諸句惜修無傳修在全唐詩傳中有詩二首僅言其官御史中丞兵部侍郎亦無籍貫皇甫冉亦有和云兵連越徼外寇盡海門西旌旗廻剡嶺士馬濯一作躍耶溪諸句

德宗貞元十四年十二月明州將

舊書作明州鎮將

栗鏗殺其刺史盧寶

以反

新德宗紀

鏗誘山越作亂攻陷浙東州縣

通鑑胡注云明州山越今慈溪鄞縣南界奉化西北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三

界山民也

十五年二月庚辰

舊志在乙未新紀在四月

浙東觀察使裴肅帥台州兵

平之自紀平賊一篇上之

新裴休傳

號平戎記舊傳

案舊傳肅以越州刺史兼團練使而用台州兵亦分兩路入明於此必有戰事惟平戎記今已失傳

宣宗大中十三年

八月懿宗即位

十二月浙東賊帥仇甫攻陷象山官軍

累敗進逼剡縣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

使劉勅副將范居植將兵討之

通鑑新書懿宗紀稱浙東人仇甫王式傳稱甯國賊紀傳互異通鑑考異云實

錄作仇甫今從平剡錄平剡錄為鄞人鄭言所作當更切近

次年正月乙卯浙東軍與甫戰於桐

柏觀按即金庭觀詳寓賢傳

范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陷剡縣開庫

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

滿三百祇德更募新卒

綱目

遣子將沈君縱

嘉泰志作縱

副將張公署

原志著作著嘉泰會稽志并誤鄭為鄒

望海鎮將李珪

舊注鎮即今定海縣地原志作圭

將新軍五百

人擊甫二月辛卯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陣於三溪

之北壅溪上流使半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決壅水大至官

軍幾盡三將皆歿

通鑑志稿孤陣廟在三溪即當日戰地歿於此故民為立祠不知當日何以東西倒置明邑侍郎呂獻有詩

於

是山海諸盜及他道無賴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小帥有謀

畧者推劉睢勇力推劉慶及從簡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

元羅平鑄印曰天平

案此為甫據剡縣統有新地之始

懿宗咸通元年三月鄭祇德累表告急

通鑑

以王式為觀察使

綱目浙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四

東軍大破甫於南陳館賊自黃罕嶺遁

通鑑

六月王式擒甫至京

師新唐書懿宗紀

初鄭祇德求救於隣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

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祇德饋之比常多十倍而宣潤將士

猶以為不足請土軍為導以與賊戰竟不能遣士民各謀逃潰

朝廷知祇德懦怯將遣武將代之夏侯孜曰西班牙中無可與語

者前安南都護雖儒家子可使也三月辛亥朔式入對

通鑑

懿宗

問方畧對曰第與臣兵寇不足平左右官要皆曰兵衆則餽多

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猖狂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

以億萬計之乎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

新王式傳

乃發諸道

兵授之甫分兵掠衢婺州不得入又掠明州分兵掠台州破唐興已巳甫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據之分兵圍象山案象山前年被陷是年已反正復圍之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暉謂宜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閒則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終吾身保無憂也進士王輅在賊中略謂如孫權所為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不如擁衆據險為萬全策甫猶豫未決通鑑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五

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式傳四月乙未式入越州賊別帥洪

師簡許會能降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官軍少騎卒通鑑

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用之式傳諸營士

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宣歙將白琮浙

西將凌茂貞北來將韓宗政土團石宗本等自上虞趨奉化解

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武將游君楚淮南

將萬璘師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曰毋爭險易毋

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

破沃洲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援唐興五月辛亥

破賊於寧海昭義將跌跌斃斷賊入明州之道諸軍與賊十九

戰賊連敗不能支義成將高羅銳綱目無高字克寧海收逃散之民

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衆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望

海鎮將雲思益等遇賊將劉從簡於寧海東賊棄船走山谷得

其船十七盡焚之甫率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尙萬餘人浙東軍

大破之賊自黃罕嶺遁通鑑胡注館在甯海西南嶺在奉化西北讀史方輿紀要亦言嶺在新昌縣東五十里奉化縣西北

其地深險度嶺則平坦四十里入於剡城與胡注均同一地名勝志謂在王會嶺未知何據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

盈路跌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六月甲申賊復入剡式趣諸軍

圍之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

剡矣苟捨我我請爲導從之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

甫入剡大恐式曰賊來成擒耳命趨東南道諸軍會於剡辛卯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圍之賊城守甚堅通鑑其女軍亦乘城擗礮以中人三日凡八十

三戰賊雖屺官軍亦疲甫佯言乞降式曰賊憊慙休耳謹備之

果復三戰平剡錄府志所云據沃洲寨當在是時六月庚子夜裘甫劉陞劉慶從百

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通鑑伺我軍之懈將潰圍焉諸將設伏營

前甫離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伺之甫遽甚不知所爲遂成擒

平剡錄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陞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

通鑑斬於長安東市見聞錄剡城猶未下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

走諸將追之大蘭山胡注奉化縣西北有大蘭山在越州分界從簡據險自守七月丁

巳諸將攻克之通鑑從簡走入天台界爲其黨所殺胡注浙東郡邑

皆平舊懿宗紀

案見聞錄稱甫堅守剡時式誘降許奏以金吾將軍用其將
劉暉以爲不可比及越果械手組頸甫言既降何用是爲左
右告以法行且釋爲言及斬暉等暉顧謂甫曰君竟拜執金
吾乎一如明胡宗憲於汪直故事且言殺降不祥李廣所以
不侯也平剡錄爲曲筆通鑑攷異以爲甫在剡時勢已窮蹙
式不必以計誘或者謂他將爲之其實式凡事皆謀定後戰
練兵簡馬無不胸有成竹其始三策中一以賊聚穀誘飢人
先賑貧乏以離散之一不置烽燧以擾士民一使懦卒爲侯
騎使賊至卽知爲洞中覈要及後在越於餘姚民徐澤之專
魚鹽慈溪民陳城之冒縣令皆窮其姦嘗謂甫竊發不足畏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七

惟巨猾不可恕尤爲得政本之言原志言甫竄寧海時式給
以黃罕嶺可入剡甫果由黃罕嶺入遂敗擒之意在張皇式
謀併前後爲一時事未免過甚然當日斷海口水道外實扼
重兵於此得免流竄則事勢灼然

僖宗光啟二年杭州刺史董昌大敗劉漢宏之衆

舊僖宗紀

漢宏走台

州新書漢宏本傳

初漢宏據越州自稱留後

舊五代史錢鏐本傳以台州賊劉文寇明州爲揚僕所敗其黨杜宗據奉化亦爲平嘉鎮將黃

晟所執見吳越備史

又攻杭州爲董昌所敗遣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

鏐宵濟襲破之漢宏屯黃嶺發銅獠攻昌鏐出富陽橫擊諸營
多潰去漢宏大沮是年劉軍列艦西陵謀宵濟襲昌俄與鏐遇

鏐俘賊五千漢宏羸服走鏐率諸將次越自趨導山破其將韓公沅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漢宏走台州鏐執其母妻於屯台州杜雄執漢宏昌命鏐斬之新書漢宏本傳

案杜宗劉文迭次由台州出寇於前漢宏之逃亡六百人由此退竄於後錢鏐自導山出曹娥埭掠豐山仍復自此追躡則新之被兵首尾垂七年必酷且久

昭宗乾寧二年以錢鏐為浙東招討使擊董昌通鑑新書昭宗本紀是月庚寅授之昌

遣裨將崔溫蕙屯石侯九國志十國春秋備史同新五代史董昌本傳有陳邠無崔蕙鏐遣將顧全

武率眾擊破之斬溫蕙九國志十國春秋全武本傳

昌杭州臨安人始隸土團軍即新書王式傳所言討甫以為導者擢石鏡鎮將刺史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八

路審中拒不得入即自領州事鎮海節度使周寶因表為刺史

既破漢宏兵益彊獨昌賦外獻常參倍累拜檢校太尉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新書昌本傳自為浙東節度使越州刺史

表鏐代已為杭州刺史又立威勝軍於越州舊五代史錢鏐本傳益兵城

四縣自防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時反國號大越羅平新書昌本傳與仇甫相同

五代史鏐傳無大越字建元天册新書昌本傳五代史吳越世家傳作順天與新史不合舊史亦作天册偽命鏐為兩

浙都將舊五代史鏐傳鏐以狀聞鏐移書讓昌昌不聽悉兵三萬攻之昌懼獻

錢二百萬犒軍且待罪鏐還表於朝復討之傅城而壘昌又求

解昭宗遣中人李重密勞師除昌官爵新書昌本傳明州黃晟亦移

書規諭昌昌不從吳越備史與十國春秋同

按董昌討劉宏漢在前領越州在後傳皆互為先後當日明州已為黃晟所有顯與昌背惟杜雄劉文在台必與昌通氣所屯之石侯云有香巖等名今亦未知何地其必以此為要衝無疑焉

四年溫又遣裨將湯白等守石城全武自西陵趨石城與白遇大戰石城東斬首千餘級白僅以身免

九國志十國春秋顧全武傳備史言守石城者并有永甯

袁邠為全武顧再思所破按原傳明言同袁邠分守餘姚昌遣將徐宣袁邠全武潛師斷其要道俟軍半過橫山擊之或非一時事併而書之徐宣新五代史作徐詢顧再思或即許再思永甯亦當有訛誤備史忽稱石城去越三十里而妄加一山字謂即今山下石城里此說尤謬山陰東北三十里之石城山當時尚為昌腹地全武安能於未及西陵之前橫入一旅錢氏於當時尚附會若此不知當日地勢餘更可知昌所用諸將徐詢湯白袁邠等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

新五代史錢鏐傳

三月明州刺史黃晟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九

亦遣指揮使梁從昭應鏐

通鑑

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

逾年不能克

新五代史錢鏐本傳

昌誅

舊唐書本紀明言是年四月壬午新則五月丁未其實舊五代史錢鏐傳言四年新史亦明言

逾年是則次年為信新書言昌被全武所沉與舊史之斬首以獻新史之自投水死亦微有不合

兩浙士庶叩帝請以鏐

兼杭越兩州改威勝軍為鎮東軍鏐既兼鎮海鎮東二鎮

舊五代史

錢鏐本傳

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

新五代史錢鏐本傳郡志亦稱東郡

按鏐始由昌起當日與爭雄長者無如昌擊昌之役先奪昌

氣者實在石城一役觀其下嘗言王三面受敵與人爭利當

時必以杜雄尚在台州黃晟尚在明州而且湖州有李繼徽

衢州有陳岌睦州有陳詢溫州則丁章處州則盧約必各地

醜德齊不相統攝

詳黃潤玉黃晟子爾肅家傳言當日形勢并可補五代史註所未及

自此一戰懾之

其後於此所以特設崑治之張本歟太平寰宇記謂由溫州無館驛而設亦是一證

五代

梁開平二年

按是年即吳越天寶元年舊五代史吳越世家稱自署官屬僭大翔百偽之號但不改年惟年譜列寶正六年一號意必為其後人在宋

皆顯達而詳之李氏兆洛紀天寶為吳越紀元未知在何時即吳越天寶元年吳氏歷代各人年譜則明以是年為吳越紀元未知何本

年吳越王錢鏐始析剡東十三鄉縣新昌治石牛鎮原志

按當日明言十三鄉迄今未知其界址惟有割台分嶧之說赤城志於次年改唐興為新興意或於次年同時實行概以新字取義亦未可知其志稿今尚稱壽昌在縣北五十里自新昌立縣後改屬新昌則當日必割及台地矣所由悔橋桃洞仙釋諸遺蹟反互相標榜不知當日建設之原始必駐重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十

兵於此意固有在彼不在此者

唐許渾早發天台中巖寺度關嶺至天姥吟詩星河半落巖前寺台志稿

寺作成雲霧初開嶺上關全唐詩上一作外是唐世自成道之後始置戍於此必舊屬台無疑

婺寇馮輔卿陷邑虔劉其民邑人董彥光率眾拒戰於松木嶺

擒斬之

原災異志并詳人物志武功傳均云元至正年間事松木嶺即蘇木嶺讀史方輿明言在縣東北九十里劉萬戶董彥光破馮輔卿於此為五

季時事與志不合及武功何茂傳言仕唐為吳越輕車節度使時婺州坑賊連結台溫山寇聲勢張甚茂帥師討平之旋師討溫嶺餘寇出險道為所害似即指輔卿之亂而言未知何以不合

按此係五季吳越時事顧氏祖禹所言與原武功志已有明證董彥光同一人松木蘇木同一地率眾擒斬同一事特不知何為主帥劉萬戶又為何人吳越時事既無可徵元史紀傳亦並無輔卿事茲於記中定為五代時事於傳仍分疏之

以存疑

石延翰父愉仕錢氏為吏部尚書兄延俸為司空

原鄉賢
隱逸志

皆應

辟用極貴翰獨恥仕強藩隱居沃洲白雲山後贈白雲先生

十國

春秋

按原志鄉賢武功門同時有胡景者

原人物明胡
剛傳景作璟

為錢氏偏將

與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同取福州陞行軍司馬兼尚書退居

新之胡卜種十里梅花自號梅溪為忠簡公銓始祖同一肥

遯但吳氏春秋稱翰為明州人以原鄉賢封贈志證之翰祖

父昉且以子愉貴得加太保則始亦土著新邑山水塊異間

氣是鍾風雨雞鳴意各有在歐陽公於五代時所以獨取一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十一

行勝於四相潭之附富文惆悵溪之尋劉阮與他邑斷斷相
爭如西施賀監者多矣且石在宋時為邑中望族故特書之

晉高祖天福五年吳越析剡縣地置新昌縣

一統志

按是年已為吳越錢元瓘在浙之六年與晉本紀相符相差
二朝戊辰至庚子計二十九年而後及此者意其初必尚與
剡縣相交錯茲後清理其疆界歟

宋

徽宗宣和庚子方臘起為亂入邑焚民居殆盡邑人董公健率鄉

兵禦之

原災異志是年為宣和二年宋史童貫傳起於先此元年十月
泊宅編青溪寇軌言三年或始猶王輔等匿不以聞至此始達

賊黨

密布公健密授方略聚兵萬人遂破賊焚寨斬首級以千計不

待王師竟復故邑原鄉賢忠節志

臘睦州青溪人自號聖公僭元永樂於此年十月不旬日聚眾

至數萬東南大震宋史童貫傳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呂師囊

方巖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據台溫諸縣越守劉韞厄於仇賊

賊遂攻破剡新昌上虞三邑青溪寇軌按諸賊各號與宋史傳同惟仇作

安陸行兒皆合黨應之惟言破睦歙衢杭諸州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不及此三

邑豈上年已復至此復破歙王彌大青溪弄兵記亦云三年裘道人偕霍城富用

賊年號竊劇東陽新昌等八縣悉為賊應觀宋史所言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

二百萬賊氛所熾固不止此數州縣或有既破而旋棄不能攝守耳土人尙相傳

方亂亟時梁洞主為之應後為其婿姚董二人所刺殺梁眾復起為難殲之剡西賊起公健為先鋒以數百兵當數千眾賊咸奔北後因勢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遁諸將劉延慶等相繼至盡復所失城宋史童貫傳

三月史瑤押張思進統制河東兵二千六百人至分討台越青溪

弄兵記通志列後一年辛丑事言宣和中方臘寇縣石悅可率鄉兵平賊以功遜

其兄久可授剡縣階承信郎悅可攝新昌階通直郎原志作修武郎於辛丑與史

同語詳四月王淵部將韓世忠擒臘宋史韓世忠傳與童貫傳言方臘

四年三月餘黨悉平宋史童貫傳按邑之被難史未明言原志稱公建後贈武功大夫汝州團

練使子亦各授官石悅可兄弟且以功分攝令事必互為策

應自後屢被剽掠卒未失守者類由公健一人之力歟當日

分討剡西之師誠未知主兵為誰宋史言劉延慶子光世自

以一師入衢婺意卽此時殆猶有主客之見在不可謂新無

人也

高宗建炎二年八月杭卒陳通謀叛潛約邑魔寇盛端才董閏天

台余道同日舉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討平之原災異志

按宋史帝紀於先一年八月甲午朔書勝捷軍校陳通作亂

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漕臣吳昉王甲命御營統制辛道

宗討通丁丑以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知杭州節制兩浙淮

東將兵及福建槍杖手討陳通庚辰降榜招諭杭兵九月壬

辰夜辛道宗兵潰於嘉興縣辛丑陳通刦提點刑獄周格營

殺格執提點刑獄高士曠十月甲子知秀州兼權浙西提點

刑獄趙叔進入杭州招諭陳通丁卯以王淵為杭州制置盜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十三

賊使統制官張俊從行丙戌淵俊誘趙萬等悉誅之十二月

辛酉王淵入杭州執陳通等誅之高宗時尙在揚州與王淵

本傳相符仲文本傳於欽宗朝已以越州刺史兼浙東安撫

備綜顛末均係前一年事張俊本傳同是年亦言平蔣和尚

於蘭溪次年破秀州賊數萬縛斬徐明並未言及台越及魔

賊姓名一字意者當時外患既迫內亂又亟軍校之變各地

盜起行在文告必多散佚如此亦不勝書後此一年為建炎三年

帝如越州又幸明州方

議航海避兵禁卒張寶譚煥等百餘輩至欲殺呂頤浩帝至自御介冑彎弓中

二人詳載三朝北盟會編及筆錄與小紀而本紀僅言執寶等十七人斬之各

傳亦不詳當日

之簡畧可知 淵既誅其魁其孽或係此年得之仲文自平亦

未可知也

孝宗乾道八年壬辰以楓橋鎮置義安縣淳熙元年甲午改置新

昌續通
典

按楓橋鎮今為諸暨地明有巡檢一員是楓橋曾改為新昌也并附識之

度宗咸淳元年二月邑人王爚拜簽書樞密院事閏五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二年拜參知政事三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辭免官乞奉祠休假皆不許最後乃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兼沿海節度使宋史王爚本傳度宗本紀無之宰輔表則書元年四月壬戌除簽書樞密院事閏五月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二年四月丁亥以病免兼樞密五月甲寅除參知政事三年正月壬辰進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六月己卯除資政殿學士兼後官同月戊戌特授榮祿大夫十年是年七月十一月丙戌以王爚為左丞相並兼樞密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十四

使宰輔表與
續通鑑同

恭帝德祐元年二月甲子賈似道上書乞遷都乙丑下公卿議王

爚言已不能與大計遂去宋史本紀三月乙亥除王爚左丞相兼招

撫使紀與宰
輔表同四月丙辰詔依文彥博故事間日入朝進少保督

諸路軍馬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使宰輔表續
通鑑與傳

同七月壬辰罷十二月戊申薨輟視朝二日表與
傳同

按史稱賈似道督師江上以國事付王爚章鑑陳宜中蓋取其平時素與己者爚宜中聞其敗乘勢蹙之既而二人自為矛盾續通鑑又惜其不能協謀以濟大事然傳稱其清修剛勁似道歸台葬母道過新時獨不一見且數其喪師誤國之

罪始降詔切責其言何亦矛盾至是歟爚登第數十年不幸處此時局使如其請自行督師假以宣撫招討等職募忠義明賞罰未始無可為奈用之不端不久即去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自是以後或遁且降由此觀之有宋宰輔一表雖謂自

新昌終之其可也

語詳人物傳

宋末元兵追二王急天台民徐某拒於邑之關嶺既而兵入天

台屠兩邑盡滅徐氏之族

原災異記天台志稿徐某即副尉山涇人齊召南言徐氏宗譜稿稱副尉名常惠府志入孝義

傳元兵破臨安宋幼主由慶元南奔元分兵經天台趨甯海邀之副尉率兵阨險於關嶺宋主浮海而去元兵怒從別道抵台邑害徐氏男女少長皆盡惟幼子為乳母先出在媵家得免鞠於王氏因冒姓王至子始復三傳至文肅公善述乃大顯當是一人惟未言官宋官制副尉有禦武從八陪戎從九等階

按此當亦德祐初元正二月事二王自婺至溫入閩明見宋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十五

史未嘗過台越昔人已詳辨之所云二王或別有宗戚問道從亡鄉民不知因相傳告或由范文虎追躡至婺時召楊鎮

以王還楊亮即負王徒步匿山中時輾轉失道因而過此亦

未可知其將除巴延外

即伯顏

諭下明越等州者為虎帖木兒

元史虎都本傳

統兵攻浙東者為參知政事阿利罕左丞董文炳

元史

阿利罕傳續通鑑作阿樓罕

文炳本傳則明言張世傑奉吉王是據台州

是時

當稱益王史蓋仍舊言之

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踐履田麥曰在倉者

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

此新邑當非專指新昌而言即謂新為台越要道或

指新於字義亦近似

文炳諸將先俘州民又下令曰台人首

効順於我我不能順有故世傑據之其民何罪得免者數萬

口至台州世傑遁文炳本傳是則已為德祐二年在正月以前文虎之追自婺而還又二月以後文炳由台至溫或有此事不為無據

邑人吳觀陳兆熊同在稽山院謀據越城奉宗室趙節使圖恢復事覺兆熊力戰而死弟鰲彪虎子圭鬯姪播坑數十輩皆被害觀被執終不屈原人物忠節志

按此當系端宗景炎元年即元至治十三年所云宗室今雖未知其名以宋史忠義劉士昭傳證之云是時方大軍駐紹興福王與芮從子孟松謀舉兵事泄被執至臨安云云似即此時然非節使若是年趙孟壘以宗正監軍復明州亦見宋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十六

史士昭傳似可稱節使又非越州亦難臆斷

端宗景炎二年丁丑即元至元十四年地以繫年因此事尚為宋響應故變例書之凡有二朔別記甲子以下準

此 玉山悍夫有欲逞者約五百輩為亂浙東宣慰使陳恬從卒百餘自福建至邑躬出招諭死之原災異志邑人陳兆熊子堦獨

留新昌痛父死難屏居讀書聞宣慰使死率其宗人赴援憤激決戰皆歿於敗兵嶺原志兆熊附傳嶺在縣西五里元史懷都傳言使討平台慶叛者戰於黃奢嶺按今敗兵嶺側有黃奢嶼似即

一地原名宦志又稱恬字慶甫祠在城隍廟側有俞浙碑記詳古蹟金石二志中

按原名宦志陳傳所稱婺寇即玉山悍夫與災異志必同是一事陳堦傳所稱距其父死難尚未三年所云憤激決戰似起義報復一流當時宋帝尚在閩陳傳云自福建來則又似

宋臣語意殊乏明晰及讀元史陳祐本傳同一河南籍是恬卽祐也是年爲浙東道宣慰使並非自福建來且言時江南初附軍士俘獲溫台男女數千口悉還之未幾行省權民商酒稅祐曰兵火之餘傷殘之後宜從寬恤不報祐檢覆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新昌值玉山鄉盜倉猝不及備遂遇害是又同一事恬之與祐字形偏旁相似而音義實遠何竟訛誤至此獨怪非熊之於堯何竟如晉稽康之有紹唐杜讓能之有曉殆猶甚之誠未知當日事勢若何喪亂之餘人各有志或難以常理論然趙氏之浙自此亡矣

元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十七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婺寇楊震龍入邑焚官舍民居畧盡達魯花赤火魯思密及千戶崔武德拒戰於長潭敗績武德死之三月初六日賊黨唐仲寇仁安鄉思密拒戰於五峯嶺斬獲甚衆震龍餘黨復聚思密與戰於葫蘆畧又令嵬兵於東陽討平之兩縣以安

原災異志火魯思密原名宦志有傳天台志稿則言鎮龍爲寧海人有衆十二萬或因先陷東陽故稱婺寇元史世祖本紀則直書台州賊聚衆甯海僭號大興國次年二月甲子則鎮又作震紀元編言僭號安定元百官志縣遣達魯花赤一員千戶在諸路亦分上中下三階

按元史世祖本紀是年三月僅言寇東陽義烏浙東大震不言新邑諸王昂吉爾岱時謫婺州討破之台州志亦不言崔武德戰事或以其始起事時一係守土之臣一係始階武職史皆畧而不書至次年三月甲子餘衆尙剽浙東

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七年

本紀厥後始平是否及於新昌亦未可知其實續綱目於先一年至元二十五年夏四月即書江南盜起已有浙江民楊應龍各擁衆萬餘等語時浙江行省蒙固岱行樞密副使雲丹密實舊作丹的迷失

蒙固岱傳作博羅哈思密皆已出討至是年餘衆尙據數邑新所以得保者

思密力焉天台志稿言爲王甕吉解浙東宣慰使富弼所討破未知何據

成宗大德三年正月命中書左丞行浙東宣慰使哈喇解採水晶

於石厂山下獲一藏計一萬一千三百七十四斤懸崖題字遂

名爲題字巖詳新增金石志

按史哈喇解傳以至元十二年從伯顏渡江語詳前紀二十六年

已授此官至此崖上所書當已十二年甯海舒氏閩風集謂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十八

至元十六年其邑樟林即今樟樹已有旨鑿取且守以兵茲

原文云自甯江之樟林至新昌之石厂山其役諒非一次沃洲

小紀亦必非一時即此首尾二月中勞擾逼迫且若此而猶云

有道之所爲其不爲宋宣和之睦州明嘉靖之義烏亦云幸

矣

順帝至正年間方國珍據邑以亂原災異志

國珍自至正八年十一月起

續綱目續通鑑長編均一作谷珍因國諱名谷珍宋濂神道碑無國字元史本傳黃

巖人草木子作甯海人傳稱其販鹽浮海爲業是年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有司發兵捕之怨家告其通寇國珍殺怨家遂與兄國璋等入海率衆數千人劫運艘擾海道七修類稿蔡亂頭剽劫海上方乃爲國宣力而總管焦鼎納蔡賄反黜其功方忿曰蔡能亂我不能耶遂叛吳國倫所作事略姚涑所作方傳並同嘉靖志言黃巖風俗貴賤等分甚嚴其父伯奇恭事田主國珍不悅漸不禮於田主釀酒以俟田主之至醢其屍於酒甕州遣巡檢來捕遂殺巡檢入海爲亂其說互異元

史秦不花傳國珍為蔡亂頭王伏之是年六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朶

斡則郎氏類稿可信惟多一王伏耳兒只丹討之兵敗為所執既而國珍遣人從朶兒只丹走京師

請降參議樞密院事歸陽曰非真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

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元史歸陽傳秦不花傳授定海尉明方國兄

弟皆授以官國珍不肯赴勢遂橫十年十二月復入海燒掠沿

海州郡秦不花傳十一年正月命江浙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討方

國珍順帝本紀秦不花遷浙東道宣慰使六月孛羅兵敗被執反為

國珍作辭上聞秋七月遣大司農達識帖木兒今譯作達國珍

兄弟皆登岸羅拜不華今譯作白哈而哈胡欲襲殺之達識帖木

兒曰我受命招降爾欲擅命焉乃止秦不花傳十二年三月國珍復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十九

劫其黨下海入黃巖港台州路達魯花赤秦不花率官軍與戰

歿於澄港閏三月命江浙左丞答納天里討方國珍順帝本紀本

子續通鑑八月國珍攻台州續綱也忒迷失與福建元帥黑的兒

擊退之順帝本紀劉基十一月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總兵討

國珍順帝紀明史劉基傳時為元帥府都事議築慶元城以逼賊國珍氣沮宋濂

王君墓碑象山王剛甫以慶元學錄攝東門巡檢司事六年盜畏不敢登岸

皆是年事方正學集十三年正月方國珍復降三月命江浙左丞帖

里帖木兒江南行臺御史左丞答納失里招諭國珍順帝十月

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不受命續綱十四年四月以江浙參政

阿兒溫沙行本省右丞浙東宣慰使恩甯魯為江浙參政總兵

討方國珍九月國珍執元帥也忒迷失黃巖州達魯花赤宋伯

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以俟詔命順帝紀遂據台州月山叢談國珍攻台州久不下有漁

者九人常夜從水關出入乃就國珍獻計一夕漁者使數人於西門放火官兵趨救之又數人密從東門斬關入城遂陷進士潘省中折以大義前御史喜山起兵均不克死十五年春王剛甫去官東門破宋濂集國珍奄至慶元納麟

不能禦劉基慶元築城記納麟哈喇以中奉大夫為浙東都元帥國珍入城

謁納麟陽尊事之敬止錄囚慈邑令陳麟政殺昌國州達魯花赤高昌七帖木兒搆死秃堅府志州判傅常先被害亦是年事

月國珍使其將李得孫襲破溫州九月為溫人岷岡王子清柵

溪都事劉公寬所襲國珍兄國璋至溫與子姪明善文舉共助

防守溫州府志十六年三月國珍復降以為海道運糧戶順帝本紀

敬止錄誤十八年事十七年三月又為參知政事順帝本紀時天下已多故所在

守將各自為計元史石抹宜孫本傳國珍盡有慶元台溫之地益強不可制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明史方本傳浙東西郡縣殘破獨邁里古思保障紹興境內晏然江

浙省臣乃承制授行樞密院判官分治紹興會國珍遣兵侵據

紹興屬縣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選將益兵

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貨賄憤邁里古思擅舉恐其生

事使人召至私第與計事命左右以鐵鎚殺之黃中乃率其眾

復仇以告於張士誠士誠遣其將守紹興元史石抹宜孫傳輟耕錄

與國珍部將馮萬戶鬪不利駐軍東關單騎奔還戊戌已在次年為至正十八年

與鄞邑嘉靖志所稱十五年乙未十月邁里古思出兵曹娥江以圖慶元為國珍

所敗而還國珍侵上虞以曹娥江為界於越新編十八年國珍以兵攻

張士誠七戰七捷會士誠降元乃罷兵明史稿方本傳秘閣元龜政要士誠乘隙托丁氏往來說

合結為婚姻兩境之十一月士誠以江浙行省樞密副使呂珍鎮紹

民稍息似係後事

興保越國珍開治於慶元進太尉江浙右丞賜衢國公印

嘉靖鄞志

十二月朱元璋既取婺州改為甯越府遣使招諭國珍

明史太祖本紀

使主簿蔡元綱鄞志為儒士陳顯道原人物志邑人趙可蘭亦以是年奉使或同行不止一人一事耳

國珍謀於其下姑示

順從藉為聲援以觀變十九年正月國珍遣使奉表進黃金五

十劬白金百劬文綺百匹太祖復使孫養浩報之十九年三月

國珍以溫台慶元三郡獻於明且遣次子關為質太祖却其質

厚賜而退之

明史太祖紀方傳同關一作完朱彝尊謂完一字亞關養浩時官鎮撫郡志謂副使典籤劉辰鴻猷錄言辰初至國珍節二姬貽之辰却不受遂慚而退鄞志載使其屬張本上書言國珍魚鹽負販向因怨家

構誣逃死海島迫於自救而已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願效奔走如錢鏐故事歲貢百金以

九月國珍築餘姚城凡九里十月畢功

高州城記其將劉仁本於次

給軍資云云

十月元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二十一

續綱目郡志列十二月誤

明亦遣使拜國璋福建行省平章事以疾辭

明史本紀與方傳同

國珍名獻三郡實陰持兩端

明史本傳

二十年正月夏煜自慶元還

具言國珍懷詐狀明復遣浙東行省郎中楊憲往諭竟不省

明史

太祖紀與楊憲本傳有專利一方中懷叵測等語

猶為元漕張士誠粟十餘萬於京師

方本傳

二家攻戰不和糧竟不至

庚申外紀

十二月明復遣夏煜以書諭

太祖

國珍詐窮陽為惶懼謝罪

方本傳

二十一年三月以金寶飾馬

鞍獻太祖復却之二十二年二月苗帥蔣英等殺胡大海持首

來奔國珍不受自台州奔福建方國璋守台邀擊之為所敗被

殺

太祖本紀與方傳同大海傳入台州在十九年紀則系十八年元史石抹宜孫傳則又在次年柔橋文鈔引方國璋神道碑苗軍據婺州其將王保等殺渠帥

出奔過仙居國璋往諭被害保等問道出新昌我軍追弗及則苗亂之首為王保非蔣英其後奔新昌非福建與明史不合

二十三年方

明善據溫州屢侵平陽樞密判官周誠德被執不屈遇害兄嗣

德以平寇功陞浙江參政亦為明善所拘溫州府志月餘周氏舊卒

童環逐明善以東陽附於處州將胡深嘉靖鄞志周嗣德作周興嗣明史胡深本傳則又言溫州

豪周宗道聚眾據平陽為明善所逼遂遂以城池來歸遣兵擊敗之遂攻下瑞安胡深本傳二十四

年春深自進兵溫州明善懼與國珍謀歲輸銀三萬兩犒軍實

乃命班師還鎮明史胡深本傳嘉靖志同國珍截娥江屯札於通明堰增築上

虞城至十三里上虞縣志二十五年九月元以方國珍為淮南行省

左丞分省慶元順帝本紀二十六年九月國珍為江浙左丞相其弟

國岷姪明善並為平章政事續綱目國珍保境自如明史本傳

按方氏起事七年前尚未登陸其入台州在至正十四年迨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十五年始據明州襲台州皆未入越一步史亦未明言其年

月元史於邁里古思傳猶稱紹興境內晏然自如原志所稱

據邑以叛者以意逆之當在十七年邁里古思未殉節之前

所言侵略紹興屬縣時終為越婺所扼其踪跡並未至新昌

或由其部下別將據之惜未詳其姓氏邑人章廷珪傳稱至

正十二年方國珍欲據邑廷珪與弟廷璋集義兵防禦以功

授萬戶原人物武功本傳豈先此數年賊別部已窺伺不果入如石

抹宜孫傳所稱東陽賊抑自後為明所授之官則此年不宜

先稱亦一疑案然自此十餘年邑人董旭以與邁里古思善

其後為語言文字且被戕害原人物忠節本傳當日之殘虐橫暴概

可想見自來寇賊未有若是之久者由後追論直謂之據邑以亂也可

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卽朱元璋吳元年凡有二朔均以甲子系之後準此四月

吳王移書數方國珍十二罪七月復責軍糧二十萬石續綱目 鈍翁稿

均作二十三年又移書云云互相先後九月命參知政事朱亮祖攻台州明史方傳亮祖

率馬步舟師數萬明史朱本傳駐師新昌遣部將嚴德破平關嶺山

寨進攻台州鴻猷錄與讀史方輿紀要同德官太平衛指揮是役戰歿於台州

追封天水郡公明史濮英傳

按是時山寨必多亮祖既特駐大軍累日德又臨陣被戕必有劇烈之戰事可知惜今無考天台志稿言嶺有朱葉二侯廟有司新任必致祀朱似卽永嘉侯亮祖葉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二十三

或卽靖甯侯琛從征明州時過此後皆以黨誅後人念其功故爲立廟抑或卽德而爲轉音之誤亦一疑案

明

惠帝建文四年九月燕王棣論靖難功封伯者十一人明史成祖本紀唐

雲以都指揮封新昌伯世襲指揮明史張信傳附

按此新昌未知或在江西否據文義論之則雲不知何許人其於浙最久似卽今新邑

世宗嘉靖二十年三月乙巳賜沈坤等進士出身有差明史世宗本紀邑

人潘晟以一甲第二名及第原選舉志并傳歷官至武英殿大學士本傳

按七卿表穆宗隆慶四年十一月晟任禮尙六年三月致仕萬歷六年三月又任禮尙八年十一月加太子太保十二月

致仕十年六月乙巳以前官兼是命未及任罷

宰輔表言未及任神宗本紀則

稱尋罷

晟為張居正座主又素授馮保書保強張居正薦之為

御史雷士楨王國給事中王繼光所劾罷命下甫五日晟亦

難進易退中途疏辭

明史張居正本傳及保傳與通鑑同王國傳又有同官魏允貞給事孫煒牛維炳張具思等四人

蓋其時言路已分黨派至如此之烈云

三十四年乙卯冬倭寇九十餘人入邑焚民居吏民逃竄

原災異志

作己卯嘉靖年無己卯當以字形相近而誤

遂築新城民賴以安堵

原城池志

邑舊有城周十里

原城池志

元末城廢

原藝文志呂光洵記

先此三年倭患起知

縣萬鵬相時勢首議築城邑人呂光洵以光祿卿艱歸在籍力

主其議潘封翁昇俞參議則全相與協謀遂築今城計長一千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二十四

三百七十四丈高一丈四尺闊二丈四尺

原城池志則稱厚一丈七尺與此稍異

按潘尙書新城記始於壬子為嘉靖三十一年與志所言合

原名宦萬鵬傳稱島寇自台州奄至掠縣市屯醴泉由浦口

至清風嶺鵬率官軍掩殺之則先此三年已被倭患豈前此

三年為大股此則零星散匪故止九十餘人其焚掠更甚耶

新城記則又言歲甲辰窮寇為戚元帥所困

與明史戚繼光本傳所言三十六年

倭遁又掠台州事通鑑三十五年由紹興轉掠數事皆互有先後不同

乃自台取道至邑邑令萬鵬聚

兵力拒之則又在次年為嘉靖三十五年

呂記言巡撫梅林胡公玉泉趙公據史則趙即

文華於是年二月督視海防非巡撫胡即宗憲是年亦尙巡按巡撫則李天寵其所序官殆由後追記之

其稱防於甲辰

呂記亦言

是落成於丁未尙未葺年直與壬子所謂匝月告成者相去

四年豈壬子始議未決或於舊城略加修葺至是又有寇警始於次年重行提議故新城於丁巳始竣寇且不一至而城亦屢築始成耶連類書之殊欠明晰當時本邑人記本籍事且親其役必較詳確尙且如此則石牛鎮古跡自更不可知矣

福王弘光元年乙酉卽清世祖順治二年

以有二朔故以地繫年加甲子以系之

六月

北師至越使臣直至溫台魯王監國於台州越中起義諸君子

敦請臨戎八月抵越州

浙東紀略

夏五月二十三日甲辰弘光帝被執先一日癸卯馬士英以太后至杭州六月乙卯潞王監國於杭州甲子分守甯台紹道于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二十五

穎上疏請誅馬士英北兵至杭州潞王率羣臣以降

弘光實錄鈔

十

五日知紹興府分巡甯紹台道于穎

海東逸史東南紀事本傳穎金壇人辛未進士再起知紹興府按察

副使分巡甯紹爲截江計後所加官與實錄又不同

議曉士民欲劃江而守力不能支乃解印

去遁跡河曲北使遂直至溫台

浙東紀略河曲今未知何地

閏六月初九日穎

通餘姚鄉紳熊汝霖孫嘉績又移書定海總兵王之仁期以十

二日舉事會稽義士鄭遵謙將大舉初九日適北來餘姚知縣

黃之如以築路爲民猝斃嘉績兵遂起十一日遵謙斬北太守

張愮知縣彭萬里十二日穎出蕭山擒北知縣陳瀛

浙東紀略與逸史同東南

紀言瀛時爲安撫使

是日爲壬辰明故兵部員外郎錢肅樂亦起

兵在甯波定海總兵王之仁石浦游擊張名振以海上兵應之

聖武記與鮪
鱗集俱同

十三日北師以榜至穎執之焚其榜盡驅西岸之船

而回分軍駐橋司等處

浙東紀略與
海東逸史同

十四日嵯縣亦有好義者偕

僧衆十餘人以起嵯邑人裘尙爽盡殺之與其黨自募一旅以

起二十一日庚子台州紳衿士庶共推擁魯藩監國二十五日

越中大老及起義諸君子具疏敦請監國臨戎乃發台州

浙東
紀略

南疆釋史則言是月戊戌當爲十九日肅樂亦遣舉人張煌
言奉書赴台州迎請蓋已先七日所云七月卽會師西興誤

八月初三日乃

抵越州二十五日大會西陵定沿江防守汎地九月初八日定

連戰十日之約至十四日無日不戰無戰不勝十一月築壇於

冠山絕頂

山在蕭山長河頭相傳
爲吳越王卜筮得吉地

拜方國安爲大將總統諸營江干

諸將與扈從諸臣前後封伯者三十餘人挂將軍印者一百五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二十六

十人十二月十五日監國復蒞蕭議分門奪入乃以二十四日

水陸競進兩面深入陷中北佯敗引方兵徑進以一枝截之其

軍前精銳不得出後無救援下流熊如霖猶躬親督戰北亦狼

顧脅息南兵殺傷更多江上軍聲爲之大沮遂不復言陸戰

浙東

略紀

按是年新雖無事俞威遠起義亦未知基於是年否然鼎革

之交言人人殊故特著於篇以誌原始且自北師直入溫台

之後各師迎請監國以前皆取道於本邑志雖未言而往來

驛騷必已不支

魯王監國二年丙辰

是年爲唐王隆武紹武兩元年永明王永歷元年卽清順
治三年地以繫年年以紀事如明臣金堡言江北不知有

弘光江南不知有永歷故變例書之史與志同例究有異者此也以俟後之論定

江干潰卒數萬掠縣而過焚

官廨民居幾盡合邑奔散原災異志

春正月監國歸越稱魯元年浙東紀畧與紀事同南天痕各紀傳五月

亢旱久不雨江水僅及馬腹二十日滿洲都統圖賴從貝勒博

洛後晉端重親王次杭州二十七日率將士策馬徑渡江廣十餘里人

馬無溺者分兵縱擊國安軍盡潰棄戰船擁魯王遁走台州滿洲

名臣傳與碑傳集馮培所撰端重親王各傳同東華錄原疏亦言此日東南紀事言越三日是月小建當已晦日逸史則直書丙子朔紀畧又言於是夜已追至蒿壩互有不同

六月二日追兵至紹興張國維收散卒追扈及至黃石

橋國安斷所過橋用馬士英計將執王以降會守者病王得脫

自江門入海東南紀事與逸史同通鑑輯覽稱初四日北兵至暨陽馬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士英匿嵯縣大巖山中數日出降北盡殺其兵於林中令之台

招降方國安國安已竄至黃巖其姪元科欲盡殺將士妻妾決

死一戰北兵已鈔出後路士英適至為先容國安出降元科亦

降浙東紀畧

按此潰卒志雖未明言主帥何人其必為方軍無疑所謂擁

王保台者顯係其揚言故諜詞據此及王既脫走則方馬必

失望因而分行馬在嵯既稱數日則斯時方必先在新可知

如原志所云奔散猶為倖事不觀紀畧所言是月江上未潰

時已散其將士家屬於船及入台所謂將士家屬者何自來

其子女玉帛直新產耳方受築壇之拜而一生經畧舍殺掠

逃遁外無一長技元科欲戰亦一嚙語劉翼明每謂王翊軍
惜不移戰江上其時如此則明安得不亡而方之肉又豈足
爲新民食乎

清

世祖順治四年丁亥卽魯監國二年魯王入閩連陷州縣我兵守

浙者抽以赴閩於是甯紹遺民爭從山寨聖武記魯王在閩中先

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海東逸史張國維傳言王走台州航海當日實由間道赴閩故國維未及從遣守東陽未嘗至

台明甚南天痕同餘姚王翊結壯士十八人起於四明之下管奉魯王

年號浹旬得千餘人東南紀事王翊本傳先是與慈溪諸生王江連名上

書監國請募沿海義勇自效師甫集而王航海二人遂頓兵四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二十八

明之杜密以爲聲援海東逸史王江本傳浙東潰兵散走山澤率以布裹

首號白頭兵臨安茅瀚汪涵首以五百人入四明山屯於杖錫

寺山民苦輸饟夜半焚寺無一免者及翊至軍令明肅見者皆

悅遂招老若休兵求將簡練東南紀事王翊傳渡海至舟山說黃斌卿

攻甯波夏許爲內應爲降紳謝三賓告變夏等謀洩斌卿至甯

波後期歛軍退翊遂入四明結寨於大嵐居之紀事與逸史傳同號大

嵐洞主南疆釋史當是時浙東之師雲起自甯紹以至台處所謂山

寨多相望也逸史王江傳

按俞新昌必起於是年相傳青陽寺卽其府第起義時恐波

及宗人先焚宗祠燬譜牒探稿傳乃稱其素爲寬厚長者東南紀事

謀定後動必非倉卒烏合者可比翊之忠烈後先亦依新昌為多特詳著其原因於此

五年戊子即魯監國三年邑人俞國望聚眾南洲山中結聯上

虞王完勳會稽陳天樞嵯縣謝子佩東陽趙塌鼻等流害遠近

原災春王翊入上虞殺攝令戰勝而臥大兵夜來急還襲城翊

出走三月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東南紀事浙東震動逸

誤以再破為次年己丑事四明山寨記官兵欲平山寨以翊為的結鱗

則明言是年并殺攝印官為一時事提督合甯紹台之師由四

郎碑王侍檄四明村落自相戰守殉節諸御史馮京第閒行至四

明清賢嶺入翊敗喪其卒四百人王侍明與翊合軍守杜魯提督乃調浙西兵合團練為導遂破杜魯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翊依威遠將軍俞國望逸史與東南紀事山寨記同乞國望之兵間

道入杜魯擊破團練官兵失團練亦出山王侍翊隨道收兵至

萬餘人東南

按四明山寨記言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俞國望金

湯東南紀事王翊本傳蕭山有石仲芳會稽有陳天樞王化

龍台州有金湯俞國望奉化有袁應彪吳奎明陳天樞傳又

有天目姚志卓台州志稿則明言新嵯余書素東陽倪北山

金湯台州西鄉李和尚皆互有異同逸史張國維傳乙酉十

月連戰十日俞國榮直抵張灣取其軍械而歸是否即國望

抑係新籍昆季行均未可知附見於此按山寨記稱各軍均

擄掠暴橫天台志稿亦言沿村燒燬惟記稱王翊四明寨獨
否逸史王傳亦稱惟平崗張煌言東山李長祥且耕且屯獨
不擾民但以一隅之地而抗大軍數日之餉而延累歲兵劫
之慘古今同之於此何尤

六年己丑卽魯監國四年六月定西侯張名振復健跳所七月
壬戌王次健跳所遣使者拜山寨諸營官爵十一月王移蹕舟
山以參將府爲行在海東逸史

按國望授威遠將軍東南紀事王翊傳與山寨記同先一年事蓋由後追書之必於是年及後
乃封新伯昌

七年庚寅卽魯監國五年九月俞國望擁衆破縣焚官廨民舍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三十

掠殺百姓無算

原災異志逸史王翊傳言三月破新昌於監國本紀則言是年七月取之自相歧異至此似宜以本志爲較信合下觀之

自明

是年正月乙卯朔王在舟山三月王翊來朝拜右僉都御史理

四明山寨事合國望陳天樞之師復新昌

東南紀事本紀與翊本傳同劉翼明

亦出屯嵎之東坑同復新昌

東南紀事劉翼明本傳天樞視火藥焚而投水翼明迎謂曰得不死否天樞曰兄但急入

城理戰守無憂我月餘而死天樞傳亦言四明山左右推翊爲盟主天樞則自爲一部其前敗田雄兵當亦與國望同時

北越餘姚拔濟

山即虎山

紹甯道梗

翊本傳

翊進兵部尙書

逸史魯本傳

諸帥議大舉將

取舟山惡翊反內地乃分二道都統金礪出奉化提督田雄自

餘姚合搗大嵐

東南紀事王翊傳山寨記列九月聖武記作四明山誤係於次年八月蓋因次年七月事相同而并書爲次

十一

月破杜畧兵部右侍郎馮京第死之

海東逸史本紀則書於是年傳則誤在次年春與紀不相合

翊避入海猶大治海舟期身往崇沙而以南事委翼明從東陽義烏收合金衢嚴豪俊順流下錢塘

東南紀事翊本傳

總督陳錦先此

一年十一月調浙閩總督至是疏陳進勦舟山機宜謂舟山及

各山寨負固者皆以擁戴魯王為名水賊登岸則山賊為接應

山賊初被勦則入海以避兵鋒交通閩粵侵犯蘇松為數省之

大害臣已多方資訪盡得舟山情形及追兵路徑分三要上陳

滿洲名臣陳錦本傳

詔錦與金礪田雄等先勦山寨以除內顧用鄉民為鄉

導

聖武記

軍帳彌漫三十里游騎四出諸將多請降或四竄翊屢

戰不能抗以親兵入滄州

王侍郎碑是年已進尚書全氏蓋即其原官書之

按是役志言九月記傳所稱則八月其定謀即在來朝之三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三十一

月由翊主之陳劉佐之非止國望一人也或翊既入而令國望與翼明守之或先國望攻入而翼明及陳劉以兵會之惜未詳其失守月日如此焚劫其必攻拒至經月之久可知傳稱其兵以新昌烏銃著名為田雄所畏意亦在是時至志所言大兵追竄當在十一月同時分路破杜密前後或次年春事翊即入海俞必與相終始云

八年辛卯即魯監國六年正月己卯朔王在舟山秋七月官兵

以三道下滄州翊以事急復入山中招兵

王侍郎碑與東南紀事本傳同

所留諸

將降殺且盡陳錦合軍攻舟山定西侯張名振等奉王先出奔

閩海

東南紀事魯本紀

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雞皆鳴翊為團練軍執

於北溪過奉化賦絕命詩八月十二日清師畢集定海陳督訊

之翊坐地上劉之源時為都統見陳錦本紀射之中肩田雄射之中頰金礪

射之中脇不動如植貫木扼其吭始仆東南紀事翊本紀翊自被執後

降將張天祿出崇安馬進寶出台州南疆釋史是必由新出田雄金礪乘潮

出海田雄本傳九月丙子名振先奉王搗吳淞以牽掣之史及還城

遂陷乃奉王赴廈門海東逸史次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震荃兵部右侍郎張煌言遂扈王至廈門以終志

以地繫年浙既不為王有以後即不分疏國望亦終沒於海濱原傳

按威遠之歿於海濱是否即此年抑或後從亡在金門時誠

難臆斷但魯王在浙一日則新亦一日明之新也自此則已

故詳著於稿謂為威遠年譜也可謂為監國實錄也可使竟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三十二

其志則吳淞不阻風團練不反噉東南半壁當為明留一線

亦儻來之事雖謂威遠至今不死亦宜

聖祖康熙十三年三月福建耿精忠反廣布偽劄煽惑人心不逞

之徒所在蠶起國史漢名臣李之芳本傳八月庚子浙江總督李之芳奏逆賊

犯紹興六月陷溫州八月下黃巖山賊乘機破仙居台州郡東

南為賊據碑傳集石雲惠獻貝子福喇哈本傳新昌縣陳大典乘間出奇殺賊全城

東華錄

是時甯海象山新昌餘姚賊紛起東華錄提督塞白理疏奏全台錄謂其與賊有約自甯之台故遲其行當

未必然九月曾養性趨台州水陸十萬都統周雲見勢危急欲棄

台州回守新昌台道楊應魁力爭而止賊又破處州紹興亦煽

動台州數因困敗岌岌不可保福喇哈傳固山貝子以寧海將軍偕

大將軍和碩康親王督師至杭州分兵由紹興進發而嵎縣土

匪所在皆是貝子授文武方畧留兵一千先擊於縣城再分擊

於北鄉再會擊於沿江復以計襲於西鄉擒斬招撫兩月而靖

十一月貝子師至台州貝子本傳十五年悉定紹台溫處之地凡大

小之戰百餘得府縣城寨百五十六斬其文武偽官九百六十

五人王恕寧海將軍惠獻貝子功德碑

按原職官志縣令陳大典三韓人由康熙癸卯二年舉人膺十二年癸丑任時當閩變王師絡繹邑乏居民多方招集鄰氛薄城卽力擊之賊遂解散是蒞事甫及一年卽值此變其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三十三

時賊中最著名者嵎縣盜胡雙期府志期作奇言舊在獄餓數日有大鼠銜餅與食獄卒曰爾必大貴

耿逆倡亂雙期倚勢攻劫後逃入海實卽雙奇新之梅溪人歷官至潮州守備語詳本傳中與降將羅萬里等共於

七月受僞將軍曾養性劄分立名號其同據大嵐者土寇魯

朝集爲總兵褚子白爲都督逆臣曾養性傳其循剡溪而上沿途劫

殺者爲僞總兵俞鼎臣僞巡撫王茂公等其屯金衢之交者

爲僞恢疆伯王國斌抗拒桃花嶺者爲僞都督徐尙潮平浙紀略

除叛降溫州總兵祖宏勳黃巖總兵阿東泰象山副將羅萬

里外固山貝子本傳并象山志如紀畧所言紹郡奸民間風煽惑亦羣起應

之稱爲都督以下至僞會應侯各擁衆數千連營結寨劫掠

富室繼則窮民鄉城村鎮無一寧處嵎及上虞新昌之賊且

直抵博古嶺敗守備於班竹菴以圍郡城寧郡援兵至始散掠他邑當日之氛燄可知提督塞白理方以斷絕餉道為憂

東華錄原奏疏

台人丁邦彥嘗在杭獻策於固山貝子謂天台新嶸上通省會下達溫處乃台郡咽喉糧餉必由之所貝子果用

其言直趨台州後平甌閩亦盡如其言台州志稿新昌為入台之

咽喉其得以保全城邑者惜未知其奇計安出信如是也則

陳之功又豈僅在一邑哉

文宗咸豐十一年粵西洪秀全踞金陵遣其部將侍王李世賢由

皖入浙四年乙亥陷金華四出剽掠連陷蕭山破紹興十月新

昌民楊增齡潛結諸暨何文慶為變新昌遂陷東華錄與平定粵匪紀事同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三十四

道光中秀全倡邪教聚黨數萬蔓延東南各行省咸豐初破湘

鄂沿江東下自稱天王號太平天國分擾南北李世賢入金華

後四出剽掠鄰郡惴惴浙東所恃者總統張玉良提督饒廷選

總兵吳再升先後潰勢益張節平定粵匪紀事邑人楊增林者官書作增齡邑之彩煙人

初應童試以事與生監七人鬪其父出金啖縣令令不受語詳循吏傳中訟不直擯不與試增林積忿捐職銜咸豐初元縣糧浮收銀色遂聚眾懾官官懼議息益

恣肆向與諸暨何文慶通聲氣及是謀內應世賢支部某適扼於

諸暨之包村定計出新嶸以鈔後路平定粵匪紀事十月初七日嶸城

破官吏相率去城守陳非熊猶率西山民袁建生等百數十人

守陴苦援絕恐軍器為賊得分給民兵而去探稿初九夜其黨徒

舉火達旦初十日午前城遂失守匪自嶸來邑人俞明經炯日記探稿則言自東陽來

分札衙署祠廟其目水大王梁佩書將入台為台民所拒相持

於關嶺

天台志稿台僧兆松嘗先斬馬隊二人衆鼓噪從之當即是時

退至城與何文慶合遂分二

支文慶自上虞入餘姚范汝增偕邑人某自陳公嶺出陷奉化

鄞縣志合

過嵯時適營將張某統兵至新界紀律甚整

部下有撥民地蘿蔔生啖者即

斬以殉惜探稿失其名俞氏鴻達石城紀事詩註張觀察啟壩於城陷日援兵適至為賊敗回觀察行軍有紀以衆寡不敵去未知即此否

積饑不

能戰遂為所截降殺二三百人張某退回省垣賊遂據此以為

東道主聯絡台婺支應寧紹若傳舍然

明經日記十一月二十二日屯匪主客約萬餘二千守城

數千至甯波途經剡界嶺被燒非止陳公嶺一路與寧志稍異又有一股自東陽經玉山向天台又有一股自嵯城上陳公嶺宿孫家田次日向奉化去意即范汝增十一月初七八二日北郊三透屋民拒賊遂致合村與王姆店均被焚蓋是時勒索尚只在城外附近彩煙各鄉據地勢以守緣嶺結砦雖有殺傷被難尚少語

詳忠節傳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穆宗同治元年春王正月東南二鄉起義攻城不克民多死之二

月台民助攻又不克夏四月中外諸軍克復寧波逃寇自剡界

嶺回竄過邑城賊亦隨去秋八月嵯賊兩次入城皆不守閏八

月始復據城十月由嵯寇率以去四出劫掠民多被難探稿

是年賊踞城已三月民多抗義不屈東南各鄉民團起合議奪

城正月二十二日東鄉劉國來王乾能唐廣颺俞朝槐及張學

彪沐英等率衆至分道攻新舊東門僧元妙首於舊東門突陣

銳甚賊見心懇急節一裸體婦女騎馬出衝元妙前元妙揮刃

斬之仍納刀於鞘見為女首方一驚賊目陳清詔急從而下衆

刃叢集皆為手格賊盡仆益團聚圍之元妙刀以血污未及拔

竟為所醢國來乘怒格殺數十人亦被醢而南鄉兵竟後至王

朝能身中七鎗與其眾急自新東門退賊亦懼東鄉民勇不敢

追探稿國來三坑人忠義錄誤作國采元妙臨海人先往東鄉雲峯菴精少林拳術傳授甚眾聞其兄道明亦為僧技更勝嘗試運氣術其兄適浴并囑盆水起

離地數尺元妙則必以手畧持其兄劈石十數皆中裂如鑿元妙則僅五六而止

此役聞亦待其兄未至而殞邑人至今猶痛惜之在彼教中尤為傑出得六祖正宗以格於傳例附詳於此明經日記亦謂此役實由南鄉不救故有此敗浙江忠

義錄則言攻西門被醢者楊鱸飛及弟小桐戰死西鎮廟者為俞守廉徐上林兄弟二人死於長潭者為徐金庭青嶺者為王志翰黃婆嶺儒舉者為甄招九潘興

護田潭者為陳義川二十七日各鄉建議合勦殺賊數人而死者為固山陳壽亭是否後此五日又為二月天台人疊來助攻多至二千餘復攻新東

一役記與稿不同殉難時著門陣歿潘天星梁文老等二百數十人台民無恙亦敗去

名者七人一為梁文老上球人忠義錄作才林錄又作金林朝林未知孰是餘如潘天星為桐樹園人呂蘭芝為下坑人徐銀坊為山南人明坊為西河人錄皆未

及探稿又謂台民怒供給不周至有掠械以去者明經日記是月夏四月賊忽十七日已受賊賄故伴敗二十四五六三日更番來助亦如是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三十六

驚竄城遂空

命日記列十七日志稿言二月二十八日俞氏石城紀事詩註云是月十六日賊以台寧既復驚竄去及四月二十六日賊日

賀某由奉邑至沙溪生員唐廣颺據嶺立寨與賊相抗賊分三路勇士俞朝槐

開礮轟擊又手舉抬槍發五六響賊中有一健者亦如之傷數人唐正國中彈死

事詳忠義錄賊終有所憚而去其築寨於秦嶺朱母嶺者團總為生員俞鳴鳳鳴

鶴兄弟股匪自新入寧海或寧海返新皆為殺退莒溪一村得無恐其練法亦較

詳統帶則俞秀文吳熾昌二人團佐則張慶豫等五人分帶則劉奕等十一人後

亦入城與汪令防堵事聞獎翰林院待詔等職銜有差案此即平浙記畧所稱三

月十七日約會新昌民團攻城斃百餘賊二十四日復往圍攻城與賊三四萬相

持兩晝夜斃黃衣賊日八餘不計數似即此又新昌紳士孫善松募勇助攻餘姚

亦在是時至宋慶彪一役在二十五日則由王興杞率民團三萬餘復與新昌民團攻克縣城轟破東門一鼓克之擒斬六賊酋此為第一次克新昌云云

是賊由邑出陷奉化入寧波脅從益眾游擊布興有及弟良帶

礮船在定海獨完好各官吏皆往依之江北岸租界向與賊約

毋相侵犯及是以事忤自招守勇一隊象山鄭惟椿率之鄞縣

舉人陳政鑰遣使與結詣定海請兵再以外兵應鎮海附貢生

李渭等亦同時響應破鎮海附城賊壘何文慶出走降其副遂
壁三江口是月十二日惟椿首攻和義門英兵繼進礮及其彖
不能支開西南二門分路竄新昌洪楊小紀訓導郎明經咸豐六年任詳職官志
時回奉化籍亦同諸義師分路進勦賊一股自陳公嶺回竄邑
中諸暨陳朝雲及張仲友號勝義軍追躡至諸暨志朝雲為古塘人以四月包村不守轉戰
而退至六月始應寧波募仲友亦其村人明經日記稱克復寧波系官軍同大嵐
山民兵舢艦兵船所破三十四二日寧屬逃匪自剡界孫家田回十六日與
真詔畧戰宿沙溪次日遂盡去惟在嶧者未退朝雲則以土音相同書陳為鄭六
月初六日過剡界嶺向寧波去七月初自寧旋止金庭觀中元屯晉溪二十一日
入新昌八月初四日扎寨阮廟初七又入城初九夜兵潰初十黎明至拔茅十二
屯華堂十六屯黃澤二十五還守陳公嶺按此即諸暨志本傳所云處州千總李
文玉邀與來王陸順德戰於茶坊嶺不利還攻陳公嶺朝雲力戰戰不利陸衆
受傷殞其選鋒王逢春陣長余寅朱雲生等百餘人所言皆符合戰不利陸衆
又由黃罕嶺出合兵二萬餘陷奉化時邑城之免寇甫將四月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三十七

守令亦時至八月嶧寇三次入城皆無所掠官吏盡遁其外來
一股燒掠黃澤湖頭一帶及後一股由拔茅大市聚竹岸小將
而至日行數十里閏八月十一日忽分二支一支由赤巖過開
口巖一支過王家厂至黃罕嶺忽退回十二日復據邑城探稿列初

五日明經日記言八月入城者凡三次一十二日一二十三夜一二十九日則又
為自嶧西來即後入城者閏八月初五至拔茅初七至竹岸初十至小將至十一
始分股其自黃罕嶺回即在陸衆陷奉化之後故即回而據城時勢適合平浙紀
略言初五日東陽嶧賊竄至新之儒巖亦與嶧西一路尙符至云初七日繞由新
之青壇初十日至小將蕉坑等處未其山背則自是四出擄掠義民多死之
知即此股否所云勦擊未知所謂其山背則自是四出擄掠義民多死之
自鐘井及上下坑一帶守劍判嶺西山及梅林山一帶守同坑嶺兩岩皆破傷徐
英兆殺袁大有及庭顯曹永泰梁孝順王明忠皆未入忠義錄周象春命子守隘
既退猶僱渡救臨溪婦其山背則自是四出擄掠義民多死之
女百餘人詳義行傳其山背則自是四出擄掠義民多死之

向白楓嶺去俞明經日記明經名炯篤厚好學此為避難時自書絕筆尙能端楷如此其行詣可知惜以後無攷案此即平浙紀畧嗣後新昌復

為賊踞是月初二日謀從烟山會墅嶺二路夾攻天台為劉焯所擊敗王邦慶由烟山追抵班竹賊聚眾城中初五日約會新團寅刻齊集攻城緣山脚梯而登連斬執旗數驍賊邦慶亦攻破東門兩路殺入賊勢不支由西北兩門分竄嶮諸暨民團陣亡三十餘人傷五十餘人初七八二日乘勝攻嶮合勢逼之賊懼而遁於是再克新昌云云惟所云沿途復被圍截殺多賊拔出難民與探稿所言稍符如以東鄉而言西山袁建生是月戮匪二三十名其逃竄劫掠之賊截於朱母嶺白鶴崗者動以百十計數尤過之餘在西南各鄉必亦不少然非皆是月是日事

按是年職官志官凡四任五月汪八月江十月王十二月徐所謂克復者亦二次一在四月一在十月其先蒞後避者亦惟有汪江二令散見各傳中餘則似並未赴任官出賊入賊出官入攻守則一任民自為所由至今探訪無從指實蓋天下之太平久矣始自乾隆征緬後當時已云報銷無成數功狀可知本記例以官書為經惟此則官報如彼土著見聞如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三十八

此特變例為比附之雖冗且贅弗恤焉

十一年保甲之令下彩烟鄉民訛言起與紳士為難六月脅眾

圍城官吏勦殺之逾三年始平探訪稿

彩烟在十五都乾隆時設巡檢未知廢於何時環村四面皆山

其地饒沃足自給居民梁盛楊趙為大族先是有周姓者年老

無子葺數椽於山麓以奉佛教遂無主名為周公菴鄉紳以地

離城較遠議於此設塾以課子弟獨盧氏欲據為已有故斬之

積訟累年不能決至是令下即設編查局於新市場盛氏祠因

之造謠一吠百應

謂生死婚嫁皆須報雞鴨魚蛋皆須捐

王成繼者故從賊楊增林

之舊部也

增林亦彩烟人後在他邑就獲官書作增齡語詳前記

事平後尙強梁其鄰人鄭架

子素精拳術號召徒衆日以排解博義俠名盛國治者爲其戚財產較裕以與紳士有夙憾愆息起事借此發難四月某日率其黨丁銀根等數十人直入編查局毀之書手孫水老匿册不交自樓擲下竟爲丁手刃乘勢折毀局董等七家劫掠一空知縣王嘉瑞到任甫五月聞變遽請兵以大逆不軌上聞

詳文中
有燕山

大王以國治
爲元等語

都司袁先至村爲所歎知府龔家雋亦至邑入都司

語猶豫未決王鄭偵知之計以衆怒懾官事諧則借此作調人稱雄鄉里不諧亦可諱首惡名且習見楊增齡前此聚衆鬧糧官與議息事意亦良得於是鳴鑼脅衆盡行否則毀其房屋無奈於六月初一日定期圍城聚至數千人其逕至城下者不過

十數人時適酷熱臨近乘涼在棋盤巖大佛寺徬徨不敢進間有以竹竿作鎗擔囊於肩冀入城後有物可攫以歸者愚蠢之態可掬也省委王之翰李詩時以兵駐城龔府意尙欲招安苦計無所出李詩以兵出西門勦殺數十人衆盡退竄回提標大兵又至直逼其鄉分扎保應廟回山梁氏祠三處年餘獲丁銀根等皆梟示國治在逃後其產入官架子病死戮其屍成繼追緝於孝豐縣解省正法外又有盧姓一人相傳請王命時天尙未明刑後有白晝自頸出燈燭盡滅浙撫楊昌濬矍然曰吾在軍有年未見有如此者會前邑令石玉麒

以六年任八年去
至此當以事復回

復回

署以寬免脇從請繼任戴枚并請卹被毀各家每事尤持平民

因呼爲戴青天撤兵還民始靖

按此以細故興大獄蔓延至數年之久歷守令三任一如同
此年中黃崖山案詳莊諧選錄似亦有劫運爲之使當日理曉情
諭一良有司力耳曷至此極

德宗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台匪入城連劫店舖十九家飽掠而去

探稿

台在浙最瘠而生齒較繁易流爲匪類鄰近寧紹諸邊邑尤被
其害自光緒乙酉中法戰釁起彭玉麟任粵防時已暮氣謬以
其頭目金滿爲可用招撫以去其黨益艷之浙防亦亟未及顧
內故匪患益熾當日撫提主兵者皆湘人新募數營而浙事已

新昌縣志卷七

大事紀

四十

平驟難遣散分提標量地駐紮新邑承平久僅有防汎枯竄無
用當道分撥湘勇營哨數十名駐武廟其實主客參半已失老
湘營初制類與土人不相安先是二月守令亦以事上達提督
怒撤其兵回是月二十八日適隍廟會期鄉民入城貿易者踵
相接台匪遂混入中起事縣令某先已得信不速設法防制僅
撥民壯一二十名守門勢已無及竟任其搜括揚長而去擊斃
工夥二人邑紳某以當時情形函知當道與縣令呈報不符密
查得實某令遂因以去官說者謂此役於吏治兵政已爲世變
之一班

宣統帝三年九月賊首周永廣入城戕典史董人俊紳民以計誘

至城外東嶽廟焚而攻之其衆敗竄後遂入東陽採訪稿
永廣台之東鄉人故無賴積案不一是月湖北起事已五旬各
省響應浙亦岌岌知縣蔣嘉淦聞信先已遁台匪王烏皮者在
獄已有年稔知虛實素與周永廣通二十一日夜永廣糾其徒
衆數十百人越關嶺黎明入邑城警察所在東門觀音堂聞鎗
聲卽走匿典史董人俊時在民舍爲所縛害之逕入縣署焚頭
門及東廂房舍首刼監獄烏皮出與謀訪城中紳富名將按戶
搜括時縣學校已被掠有告之者曰紳富此時已逃避其貴重
物亦藏匿苟事搶掠所得幾何且初起事亦宜以美名相號召
爲今計不如以兵勢懾之使自出貢獻沿途得軍費則利大且

倍永廣與其黨遲疑久之外雖張白幟而僞示猶以復科舉減
賦稅爲詞其蠢莽可知時已向午其衆夜行至此已饑甚會有
傳負肉肩酒已供給於東嶽廟者永廣遂出就食王烏皮喜甚
着皮靴不復入城思與城紳論犒贈數呂某憤殺之遂閉城
防營哨官廖炳南先由武廟出在北門民舍偵知匪已出城遂
登城發鎗民團百餘人亦隨上永廣食甫半閉門作死拒計相
持移時胥役王鳳獨挺身出宣篋以火油負而縋城下焚其門
燄立熾衆從之王鳳中鎗斃兵亦殞二名賊始驚散分路逃竄
斬殺二十餘名傷亡無算此役也以方張之燄使由此四出詎
惟新邑之害得此一畝或亦天奪其魄云

由此觀之自唐至明鼎革之變動輒有事新之於浙猶蜀之於天下誠巖邑哉策曰百里之地掣千里之命傳云前車之鑒卽後事之師阮氏文達嘗謂作地志者須記大事此物此志夫

